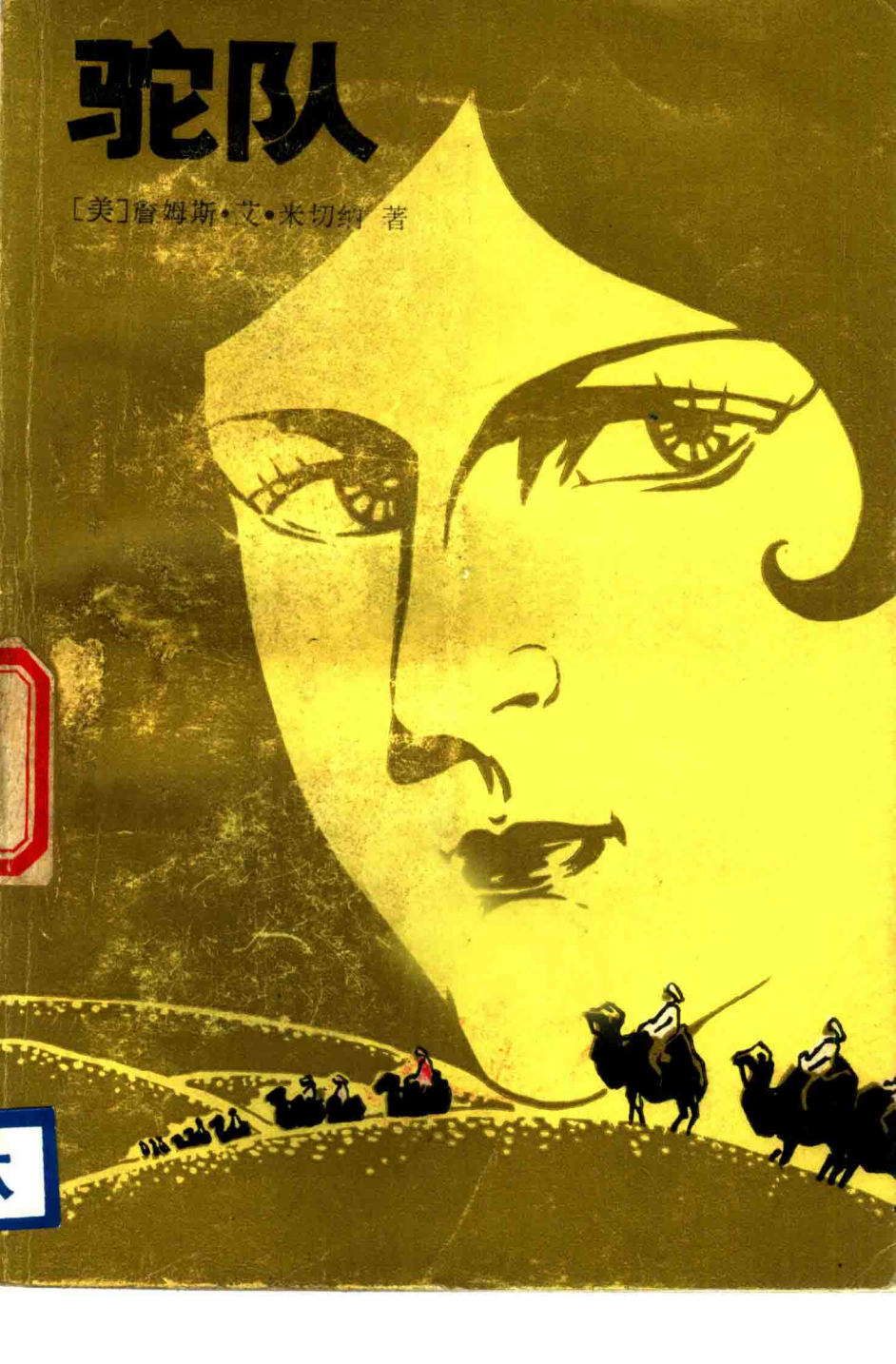


驼队

[美]詹姆斯·艾·米切纳 著



驼 队

〔美〕詹姆斯·艾·米切纳著

袁凤信 毕均轲 李成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CARAVANS

by

James A. Michener

根据加拿大Bantam图书公司1964年版本译出

驼 队

【美】詹姆斯·艾·米切纳

袁凤信 毕均轲、李成义译

责任编辑 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63,000 印张：13.5 印数：1—18,700

统一书号：10109·1782 定价：1.25元



詹姆斯·艾·米切纳

的生活伴侣，以开始她所向往的新生活。到了阿富汗后，她发现这个阿富汗青年的理想和事业又与她家乡那些人如出一辙，于是不辞而别，加入了一支游牧人队伍，爬山涉水、穿越荒漠去探求更为原始的生活方式。途中，她与一流亡的德国纳粹分子医生相遇，她认为这位医生是个“超凡脱俗”的人，便又与之相结合，以满足她空幻的追求。小说以“纳粹分子”医生作为战犯被引渡给英国，艾伦被驱逐出阿富汗返回美国而告终。

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艾伦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美国以实利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给青年人带来的迷惘和苦闷。他们试图摆脱这种痛苦。然而以艾伦为代表的年轻人所选择的一种原始型的归真反璞的隐逸派道路是走不通的。可是什么道路才是畅通的呢？作者并未能给青年们指出。

在当今的美国，很多人都追新猎奇，以崇信荒诞怪谬为时尚。只要抛弃文明能满足他们对人生的追求，他们就抛弃它；如果能利用文明保护自己的欲望，他们又求助于它。美国社会这种物质生活高度发展，而精神生活十分空虚的畸形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

此外，该书还向读者提供了一幅霸权主义者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控制阿富汗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历史画面。作者生动地描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何利用在阿富汗境内寻找美国姑娘艾伦的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派人打入阿富汗的北疆来搜集苏联南翼的情报。这对读者进一步了解当前举世瞩目的阿富汗事件的始末不无裨益。

作者由于阶级立场和其他种种原因，在描写阿富汗国家和民族方面虽带有某些偏见，但主流还是比较好的，实事求是的。在作者笔下，阿富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阿富汗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有光荣的斗争传统。他们性格强悍、不畏强暴、从不受制于人。读后，令人感到象这样的国家是不会受人长期奴役的，霸权主义者妄图任意摆布这一民族的野心是不会得逞的。

1983.7.

第 一 章

那是几年前的冬天。一个阴冷的早晨，在喀布尔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里，我被召到海军武官办公室。沃布拉金上校神情沮丧地朝我喊道：“真倒霉，米勒，两周前大使命令你去解决轻便靴问题。昨天夜里阿富汗政府又提出一次抗议……这一次是正式的。今天下午三点钟，我要你交给我……”

我打断了上校的话，报告说：“先生，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昨夜来了一份急件。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有关资料。”

我把一个鼓囊囊的皮夹子摆到他面前。夹子封面上横印着几个烫金大字：“呈 大使”。使馆里只有两个这样的夹子，所以里面装的都是重要文件。

“这什么事不能等到大使从香港回来再处理吗？”沃布拉金上校满怀希望地问道，尽管他是我们的代理大使，但他宁可勉强对付一下拉倒。

我有点使他不那么中意地说：“必须马上处理。”

“是什么事情呢？”他问。他是个靠自我奋斗跻身于政界的人，尽看些这样的东西不感兴趣。

我小心翼翼地掀开皮夹子，指着从华盛顿拍来的电报给他看。“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参议员。要求回答，火速。”

沃布拉克金上校，这位年已六十开外，满脸皱纹的、秃顶的老头儿，顿时精神为之一振，仿佛那位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老爷已经跨进了房门似的。“他又要什么来啦？”他还是不想看那些文件。

“了解关于捷斯帕姑娘的事，”我说。

他听了非常反感，啪地一声把夹子合上了。“这个捷斯帕姑娘把大使馆折腾了十七个月了，”他牢骚满腹地说。

“我在这里是要帮助这个国家从中世纪状态下摆脱出来，这才是我要全力以赴的事情。可是现在让轻便靴和捷斯帕这帮混蛋给缠住了。对这件事我看是无计可施了，”他断然作出了结论并把文件推给我。

但我使劲又把文件推回到他那一边去。“您应该读一读这个急件，”我劝他说。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皮夹子，扫了一眼来自华盛顿的权威性文件。当他发现甚至连国务卿都关注此事时，便立刻聚精会神地把文件拿到眼前，朗朗地读起来：

“我必须向宾夕法尼亚参议院议员提供关于艾伦·捷斯帕小姐的下落和处境的详情。大使馆前几份报告不充分，不能令人满意。如有必要，可指派得力干员处理此事，因它涉及许多值得注意的旁线。我记得马克·米勒会讲当地话，不知确否？如属实，可即刻派他办理此事，并令其

全力以赴，从速报告结果。”

沃布拉金上校向后一靠，鼓起嘴巴吐了一口气，又一次把文件推给我，说：“看来这个问题我可以撒手不管了，”他如释重负似地，“最好马上就干吧，孩子。”

我从写字台上拿起夹子说：“自从我来到这儿，我就一直在干了，先生。”

“你那种干法是漫无目的的，”他惬意地露了一句。我这位上司从不放过出头的机会，这就是他执意留在阿富汗的原因，而阿富汗是一个世界上最不显眼的国度。一九四六年，这个国家刚刚跨出青铜时代，是一个极度古老、与古代的一切有着不解之缘的国家。我们在大使馆常说：“今天的喀布尔和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一模一样。”在很多方面，我们这位武官对阿富汗来说都是一位很理想的人物，因为他也刚刚从他自己的青铜时代脱胎出来。

然而，我很喜欢他。他过去是一个粗俗但不失狡诈的买卖人，在经营旧汽车生意中走了运，因而在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内谋得一官半职。他曾四次帮助富兰克林·D·罗斯福竞选总统，尽管我是铁杆共和党，我还是尊敬沃布拉金的久经考验的忠贞。他交给了民主党约六万美元，而他们就阿富汗交给了他。

他完全受之无愧。当他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就成了了一名虽不出众但可滥竽充数的游艇选手，划船是他的主要爱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便自愿帮助海军修筑海岸设

施。由于他劳苦功高，又有魄力，便由海军中尉平步青云高升到海军上校。他对建设我们巨大的马奴斯和萨马尔^①海军基地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这个人倔强、固执，但人们敬重他；他很勇敢，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的名字实际上不叫马克·米勒。按理说该叫马科斯·缪勒，但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祖先逃离德国时，他们就与众不同地有了先见之明，断定犹太人的姓氏在美国不会有什么好处，因此他们把缪勒翻译成相应的英国人的姓氏，从此以后我们家就姓米勒了。

不出所料，我家的作法完全正确。我姓米勒，我的长相又全然不象犹太人，这使我得以在哥洛唐和耶鲁学成毕业，因此一九四二年美国海军想搜罗少量合意的犹太人军官，以免接受强加给他们的不合意的军官时，他们物色上了我，而且当绝大部分同船水手根本认不出我是犹太人时，他们更是庆幸不已。在舰艇上许许多多“业余人类学家”都当我的面大言不惭地夸过口：“我总能认出犹太鬼来，百发百中，万无一失。”

在马奴斯，我在沃布拉金上校手下服役。他观察了我三个星期；而后对我说：“米勒，你是个应该到情报部门工作的小伙子。你有头脑。”他亲自为我去驻岛高级军官那里游说，直到谋得一个理想的职位。一九四五年我们国务院渴望物色几个能应付场面的犹太人职员，我的老上司就推荐了我，经过一个星期的奔波，便把我从一个下级军官（中尉）

① 马奴斯：西南太平洋新几内亚之北的阿得米拉提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
萨马尔：菲律宾中部之一岛。

变成了国务院的一名官员，当然，仍然是最下一级的。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派我到哪一个国家去，因为有代表性的大使馆都怀疑我未必合适。譬如，我到开罗或巴格达就不会受欢迎，因为那里的市民憎恨犹太人；巴黎当时的情况也如此，我们许多同行也有同感。这时，现驻阿富汗使馆海军武官沃布拉金上校打报告说他了解马克·米勒其人，说我是个行为端正的犹太人，能够对国家作出贡献。他拍的电报在国务院广为传阅，内称：“事实上，我有几位好友都是犹太人，”他就这样选中了我。他的勇气博得了杜鲁门总统的赏识和国务卿的赞许。

我没有辜负众望，我工作得相当出色，所以沃布拉金上校对我很得意。我是一个从未使他失望过的谋士，尽管这话并未明说，但大家心照不宣。

“我对捷斯帕姑娘的事件以前并不很熟悉，”我坦率地说，“但电报一到，我就准备好了一切。我重新看了档案材料，所以我想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今天下午四点，我要去会见沙·汗。^①在他的住所里能谈得好一些，如果说还有人知道捷斯帕姑娘如今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他了。”

“他能告诉你吗？”沃布拉金上校满腹狐疑地反问道。

“在阿富汗，我并不指望有人会告诉我什么，而且他们

^① “沙”——伊朗及中东国家首领的尊称。“汗”——阿富汗官员的称号。

告诉我的东西，我也不会相信。”

“你可真有学问，”上校笑了起来。他看了看表说，“既然你已经仔细看过档案了，并且打算在四点钟去会见沙·汗……”

“我最好从轻便靴问题入手，”我抢先报告说。

“你最好这样干。那些该死的毛拉又出去搞大规模的宗教示威了。”我对沃布拉金上校使用当地话感到惊奇。他的阅读面很广——他看各种杂志，——只是从不读书——从中学到了不少稀奇古怪的语汇。“山区来的毛拉们昨天象一窝蜂似地涌进城来，”他接着说，“他们不知怎么听到了轻便靴问题的消息，要求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撤走。”

“您不会让少数几个发疯的僧侣来左右我们的政策吧，先生？”

“我不想卷入的一件事就是对付这伙狂热的穆斯林僧侣。你不如我了解他们。他们正给阿富汗政府施加很大压力。我可能不得不失去我的陆战队。”

“我该怎么办呢？”

“你会讲他们的话，到市场上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好，先生。”

“还有，米勒，如果发现有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撤走陆战队的话，马上告诉我。他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把他们从这里撤回去，这也可能是我方一种友好的表示。我们要不受实际损失地把这群毛拉安抚下来。”

我感到同样惊奇的是：我的上司在他认为有必要讲点修辞时，用词极为圆滑、准确。

“我不喜欢安抚毛拉这个主意，”我却固执地反对说。

“你不能这样，”他回答说，“由我来负责，这样，我们都会更加顺利。”

我恭敬地点了点头，夹起捷斯帕的档案起身就走，但是到门口又被代理大使叫住了。“要让我知道沙·汗^①在想什么，”他说。

我笑了起来，说：“在阿富汗一定有一千二百万人都想知道沙·汗在想什么。我肯定不是能发现他在想什么的那种人。”我走出了房间，但又转身向他说：“但是，我将让你了解哪些事他不肯告诉我。”

一九四六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并不需要很多人手，那时我们还在犹豫观望，日后根据租界法案给予庞大援助的计划，当时还根本不可想象。我们那时在这座古怪的、有时充满敌意的城市工作的人，为环境所迫，不得不紧缩活动范围，因为当时喀布尔对外国人实在提供不出什么设施来：没有我们可以使用的旅馆，没有电影院，没有报纸，没有欧洲节目的广播，没有可接待客人的饭店，没有剧院，没有咖啡馆，没有期刊杂志。任何群众集会都被禁止，也不允许我们与阿富汗的东道主进行任何正常的社交活动，因为这对阿富汗人来说也是犯禁的。这样，我们只好埋头工作，如果想要消遣或搞社交活动，那就得自谋出路，主要靠私下去把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串连起来。

喀布尔的冬季漫长，大雪封城，整冬与世隔绝。在冬天即将过去之际，我们如饥似渴地向往着娱乐活动。当英国大使馆的一些人提出在非正式观众面前朗读剧本的想法时，我们欣喜若狂。生活在国外的人，以英国人最善于出点子。

因此，当我回到我们大使馆白色的两层楼的办公室后，我的所见并未使我感到惊奇，我发现我们的公用秘书，来自奥马哈的马克斯韦尔小姐，正在起劲地打字。在我向她索取已经翻阅得不象样子的有关轻便靴问题的文件时，她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文件就在那儿，”她匆匆答了一句，连头也没抬。

“你拿给我好吗？”我问道。

“请您自己拿吧，米勒先生，”她拒绝说，“我正急着把今晚的剧本打完。”

“对不起，”我说，就自己动手去找文件。

“今晚是朗诵会，”她解释说，“我负责打印整个第三幕。英国姑娘打印第一幕，也是最长的一幕，一位意大利姑娘打印第二幕。她已经打完了。我看他们意大利大使馆什么事也不干，”她说着一口气。

“你打你的吧，”我安慰她说，我发现在她的打字机上的不只是一张纸，还托有七张复写纸哩，“我说呀，从前面三份中给我拿一份吧，”我提醒她说，“后头那几份复写

① 奥马哈——美国南部一城市。

的我可是看不清呀。”

“用我的打字机全都能打清楚，” 马克斯韦尔小姐向我保证说。“意大利的打字机一次根本就打不了七份。”

我一看马克斯韦尔用的是德国打字机，一次打印七份，真的全都清楚能用。

我把关于轻便靴问题的文件拿到我的里间办公室，开始翻阅起来，但头一页就把我吸引住了，上面开门见山地写着：“阿富汗情报员警告我们说：如海军陆战队人员继续纠缠轻便靴的事，在市场上就会发生谋杀。”这使整个问题的严重性连升了几级，所以我叫马克斯韦尔小姐把我的阿富汗助手纳尔·穆罕默德找来。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房间。

他是一个英俊、机敏的三十二岁的年轻人，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天蓝色的西装。他的头发乌亮，皮肤黝黑，眼窝深凹，长着阿富汗人的大鼻子，牙齿洁白如玉，但很少启唇露齿。他是一个忧郁、敏感的人，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两年里，学会了讲英语。不用说，他是受雇于阿富汗政府的。

“请坐，纳尔，”我说了一声。他十分注意外交礼节地坐到我指给他的椅子上，掸平了自己的裤子，双手放在膝头上。

“是的，先生，”他说，他把愿意效劳但又故意不显得过分热心的神情结合得恰到好处。

“是关于轻便靴的事，”我开言道，纳尔·穆罕默德放了心。“你听到了什么新的消息吗？”我继续说。

纳尔·穆罕默德从来不露声色。他精灵得很，从不陷入

表露出自己知道什么事情的圈套。他总是坚持让我先谈，然后根据我所说的东西再作出反应。“什么消息？”他漫不经心地问。

我打开马尼拉纸的卷宗夹子，看着那份不吉利的报告。
“你们有人警告我们说，假如陆战队员继续……嗯，照他的说法还纠缠的话，纳尔·穆罕默德，你们认为我们的陆战队员纠缠什么人了吗？”

他刚要回答，一位漂亮潇洒的年轻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推开了门。他在瓜达尔康纳岛^①和琉璜岛得过军功章，现担任美国大使馆两名武装警卫之一的悠闲工作，这是对他的奖赏。他步伐矫捷地走进来，递给我一些文件，以军人的动作向后转，走了出去。我记得，他的制服干干净净，皮靴擦得锃亮。

他走后，纳尔·穆罕默德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按你们的标准，我不好说你们的年轻人已是在纠缠女人。但是斋月^②就要到了。毛拉们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正是他们确信发生了纠缠，如果他们确信这一点的话，米勒先生，那么……”

我把报告递给他看。他一见上面写有谋杀的意图，便倒吸了一口气。

“是啊，谋杀，”我说。

纳尔·穆罕默德小心地放回文件，又一次理直了他的裤

① 瓜达尔康纳岛属所罗门群岛。

② 斋月指伊斯兰教的风俗，该月内教徒白天禁食。

子。

“我可是小看毛拉们，”纳尔·穆罕默德告诫说，“您知道，斋月要来了，他们是想加强一下他们的势力。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他们的存在。”

“你想他们这种猜疑会继续下去吗？譬如说，你刚刚见过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员，继续……嗯……纠缠下去呢？”我急忙补充一句说，“你明白，说陆战队的人骚扰了谁，我是根本不承认的。”

“在这一点上，你的立场表明得很清楚，”纳尔·穆罕默德毫不掩饰地表示同意。

“但是，假如毛拉们不这么想，他们要谋杀的是谁呢？”

纳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穿轻便靴的了。”

“穿轻便靴的！”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一声。

“当然，我要给您解释一下，米勒先生。以前毛拉们喜欢暗杀外国任^①，但是一杀害了外国任就给阿富汗惹起很大麻烦。所以他们又不得不作罢了。”

我正为这个怪音在纳闷，纳尔却叫我放心，说：

“毛拉们不会杀害外国任的。”

“我想我们马上到市场去走走，”我提议说。

“我考虑我还是不去为好，米勒先生。我陪您去会不利于您的工作，对我也不利。”

① 阿富汗人读foreigner（外国人）一词中的“gn”音读不好，往往读走了音，故译“外国任”。